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不起便

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此心做便是私也
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
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
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
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
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
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
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

最是太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
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
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令
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
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
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
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
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
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
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

古人
忠厚
之道

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
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
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知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
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
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
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
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
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
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
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

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
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遂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
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
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
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
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
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
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
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
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

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爵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凍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無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父子者。視於無形。听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監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

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
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壻樂之致家道成然
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
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
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
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
富貴爲福陋哉

章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
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卽昔聖賢立法垂
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
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
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
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
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
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
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

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知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求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人以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

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人之太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巨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

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

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未夫婦君臣之際又有維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八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

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實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谷孫亦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序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乏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

哉

人道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本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禾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

朋友
所以
紀綱
人倫

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上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醺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

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

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太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亦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入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

成已
與君
父並

子弟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
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
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
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
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
如子路有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
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
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
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
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太
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
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
曲藝竟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
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
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
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
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
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
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
爲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
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
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
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
則師益勸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
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
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

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
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
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
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
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
之意

不可一日無候無可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候無可或問其
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
過矣

期子
進夏
目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于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

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手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天下有三本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啗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用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可

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其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為之依歸自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天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

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
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
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
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
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
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
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
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
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
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
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二衣之
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
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
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
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
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

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虚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耆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未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

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知識隨已
力量親書冊就事物意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
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
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孳然獨立而無與
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
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峰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
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

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
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
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昔唐虞五典之敷
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
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
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
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
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
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覓來學而

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其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垂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曾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

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
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
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
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
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
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
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